

家长之所以另辟蹊径自行其事,不仅是因为大一统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家长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不能适应孩子的特殊需要和不同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国家化的公办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



杨东平近照

在家上学：

一种崭新的教育生长

□杨东平

去年以来,一个陌生的词语“在家上学”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立即引起许多关注、纷争和讨论。人们皱起眉头,满腹狐疑地辨析其暧昧敏感的意味。首先想起的是“童话大王”郑渊洁教子的故事,它会使人误认为这是只属于少数作家、名人的逸事。当我们放开眼界,持续关注这一事态时,才发现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和深远,如同雨后的蘑菇、春笋和野花,已经在全国各地茂盛地生长开放了。

这一实践直接来自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一位朋友告

诉我,她的孩子回家上学了。男孩的学习一直不错,但上四年级后数学运算似乎慢了些,屡遭老师批评,认为拖了全班后腿。孩子的自信心动摇,发展到恐惧上学。母亲意识到这是挽救孩子的关键时刻,决定退学在家自行教学。这个孩子现在已经进入初中正常上学。事实上,郑渊洁也是发现孩子在学校遭受恶意打击时,出于保护孩子的动机被迫在家上学的。

更多的是寻找“好学校”的诉求。每到升学季节,都会有朋友来打听,是否有不以升学竞争、应试教育折磨孩

子的学校?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家长还是难以找到能够善待儿童、使儿童免于恐惧的学校。许多家长被迫选择出国留学,少数家长走上自己办学的道路。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央视新闻节目播放了一则“走基层”发现的感人事迹。河北滦南县农村一位文盲母亲从教育自己被学校拒绝的残疾孩子开始,陆续收养了30多位残障儿童,与女儿一起举办“爱心小院”,一所从事特殊教育的家庭学校,不也是一起典型的“在家上学”吗?

上学的实践尚未充分发育,或是由于对这一领域的不够了解。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在家上学的儿童的群体性、社会化等问题,都是有办法得以解决的。允许探索、允许改革,则是解决所有疑虑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前提。而在这一切之上,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教育范式的整体性转换。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工业化时代的学校如同传统媒体一样,正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学在民间”的伟大传统将焕发新的活力。各种自下而上的、非制度化的、自组织的和个性化的学习将逐渐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的出现,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时代,一个学习型社会,并形成信息时代新的教育范式。李新玲的新书,对我国在家上学的实践作了生动的全景扫描,介绍了这一探索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演进,为我们认知在家上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借鉴。在前瞻性的视野中,在家上学获得了教育创新的重要意义。闭卷之余,我们是不是会对在家上学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并给予坚定的支持呢?

面对家长合情合理的需求和自助行为,许多人之所以会本能地表示反对,因为这与教育国家化的概念相抵触,而且是合理不合法的。工

业革命之后建立的义务教育制度,将教育子女这一自古以来属于家长的权利让渡给了国家。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也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然而,教育作为基本人权,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优先权概念并没有过时。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3款规定“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义务教育法》最本质的精神,是保障儿童接受教育,在家上学与这一法律精神是并不冲突的。家长之所以另辟蹊径自行其事,不仅是因为大一统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家长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不能适应孩子的特殊需要和不同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国家化的公办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在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平庸、校园文化紊乱是公认的事实。在中国,家长“用脚投票”则是为了逃避“应试教育”的茶毒。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家长的教育权利终于被重新发现和确认。法律是人制定的并为人服务的。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许多国家已经通过修改立法,使得在家上学的选择既合理而且合法。

这也是我们应当争取的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确定了善待每一个学生的基本价值;教育的民主化、多样化和选择性的增加,则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事实上,现行的法律也为改革“预留”了可能性空间:《义务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它提示了通过地方教育制度创新,使得在家上学合法化的路径。其他的担忧或是由于我国在家上学的实践尚未充分发育,或是由于对这一领域的不够了解。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在家上学的儿童的群体性、社会化等问题,都是有办法得以解决的。允许探索、允许改革,则是解决所有疑虑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前提。

而在这一切之上,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教育范式的整体性转换。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工业化时代的学校如同传统媒体一样,正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学在民间”的伟大传统将焕发新的活力。各种自下而上的、非制度化的、自组织的和个性化的学习将逐渐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的出现,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时代,一个学习型社会,并形成信息时代新的教育范式。

● 链接：

北大爸爸的中国式在家上学

“北大爸爸的在家上学”出现在北京回龙观的一幢居民楼里，47岁的张乔峰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一间家庭学堂，取名“龙学园”。两间卧室被放进6张床，一个大厅被分隔成两部分，一半是孩子的图书馆，摆放着《哈佛家训》、英语名著等书籍，以及一张供孩子涂鸦的小桌子；另一半则是一个大圆桌，那是孩子们的课桌，也是吃早午晚餐的饭桌。

一年半以前，北大毕业的张乔峰辞了职，决定把在私立学校读一年级才1个多月的儿子张洪午接回家来亲自教育。“孩子报兴趣班时拍了张一寸照，照片里孩子双眼无神，无精打采。他说自己不快乐。”这成了张乔峰决定让孩子在家读书的原因。

一年半以后，另外两名同龄孩子在看到媒体报道和张乔峰的博客后，出于对他理念的认同，也把孩子送来“龙学园”，和张洪午一起上课。

在上午时间，张乔峰教授3个孩子语文、数学以及英语。他站在一块小黑板前讲课，孩子们用自己最喜欢的姿势听课，原先还都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就有人坐到地上，还有人钻到课桌底下。“我要上厕所”、“我肚子饿，想要喝早餐奶”，课程时常被孩子的“意外”打断。

在数学课上，张乔峰出了

一道算术题：“小明在灯下作业。家里停电后，他按下开关5次，来电后，灯亮着还是暗着？”张洪午立马跑到自家大厅，把电灯开关按了又开，思考答案。

在阅读课上，张乔峰在网上找到一篇励志短文《飞翔的蜘蛛》，让3个孩子轮流读一遍，各自分享感受。“我觉得蜘蛛很小心，懂得保护自己。”张洪午回答。“它很执着，坚持不懈。”另一个男孩答说。

“是呀，只要脚踏实地，每个人都能创造奇迹。”张乔峰总结说。这次张洪午默不作声，想了几秒钟，突然指了指茶几上的鱼缸。“你可以，我可以，那小鱼可以吗？”

按照张洪午现在的年纪，应该在传统学校学二年级第一学期课程，但张乔峰却没有按照传统教材来教。他自己为孩子选择读物，出数学题，英文教材采用的是台湾东西出版社的EasytoRead以及美国苏斯博士双语经典故事。

“之前的一年半属于过渡期。我计划下学期开始在外来教材基础上加入传统课本学习，一学期可以学完学校一整年教材。”张乔峰信心满满地说，“我计划让孩子10岁小学毕业，12岁初中毕业，14岁高中毕业，接着周游世界后考取美国名牌大学。”

目前，张洪午的学籍挂在

北京一所私立学校，张乔峰跟学校达成“默契”，孩子不用去学校读书，但有时候，他会把学校的考试试卷拿回家，“孩子总能拿90分以上。”前不久，一位北京记者拿着北京小学四年级的英语课本让张洪午阅读，结果他毫不费力念了出来。《外滩画报》记者也让张洪午阅读了一段苏斯博士的故事书，发现他字正腔圆、美音很重。

每天下午，张乔峰带着孩子参加“男孩子俱乐部”，向专业老师学习游泳、跆拳道和手工等技能。如今，张洪午已经取得跆拳道黑带。

张乔峰说，他本身就是半个体制外的野路子：福建农村毕业，因数学竞赛保送北大物理系，其间主动提出休学一年泡北大图书馆，读唐诗宋词、名人传记，之后从北大社会学专业毕业。“我想通过张洪午的例子证明，另辟蹊径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在跟张乔峰接触的过程中，记者也发现了他的局限性，比如他的英语还是20年前在北大学的那些知识，还带点口音。“现在原版英语教学材料很丰富，可以跟着MP3学。”张乔峰对此并不担心，“学习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旦脑筋开窍了，掌握了学习的规律，十二三岁之后靠自学也可以。”